14.「孤独的战士」

继前年的『THE POWER SOURCE』专辑，JUDY AND MARY第二次前往伦敦进行录音工作。

<1月3日 从今天起就要到寒冷的伦敦去了>

有希1998年的日记就这样开始了。

1月9日 一直是超差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

歌词也写不好歌也唱不好，没有一件好事。真的很差劲。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怎样歌词整体来说怎么也写不好。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经理会来视察。为什么状态这么差的啊。谁来帮帮我吧。胃也很痛。

1月10日 买了肯德基一个人在散步。

一直在泰晤士河畔走啊走，自己一个人进了酒吧。

很期待录音工作结束后2月份回去日本的日子。

在那之前不得不努力写出好歌词。加油吧自己！

不是一向都能做得好好的吗。努力的话肯定可以的。

1月12日 今天写出了「手紙をかくよ（写信吧）」。非常喜欢。

太好了。长长的伦敦生活。读了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个女子的感觉不错。

非常有趣。嗯，摆脱了苦闷。恭喜自己！

1月17日 话虽如此这真是个无聊的国家。

和MIKA通了长途电话。什么也做不了。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

不得不等待。去了伦敦动物园录制TOKYO FM。

1月18日 「手紙をかくよ」的灌录。这种无力感是为什么啊。

很辛苦。不知如何是好。连欢笑的日子都无法想像。

离开日本刚好一个月，感觉非常漫长。

1月19日 无法摆脱这黑暗。我绝望了。

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写不出来。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去不了。在录音室的房间里等死。非常糟糕。

怎么办好呢，事情会变成怎样呢。

1月20日 试试吧，如果29号那天能够回去就回去吧。

不想唱歌不想唱歌不想唱歌。

1月21日 想干什么呢？什么也不想干吗。

「去看演唱会？」「去俱乐部吧」大家都叫我去。

不想去。我的欲望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想去逛日本的百货公司。想去Nail salon。

指甲破破烂烂的很难看。

1月22日 昨天和柚上说了。决定了29号回一趟日本。

还有一个星期。那样也不可以的话就真的写不出来了。

什么东西都心不在焉。目无表情。身体也很疲惫。

我想回去。而且回去了以后就会复活的了。

1月23日 很糟糕啊。为什么会越来越糟糕的呢。

这样简直就是什么事情都一起来啊。

虽然一直都觉得没什么原因，但说不定是因为现在是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呢。所有卷进来的事情实在太多，要解释也难，要跟别人商量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从1月29日起的3天里，有希回到了东京。

一到成田就给朋友们打了电话。

匆匆把行李放回了家里，就立刻出去了外面吃饭。

回到日本的那天，第二天和第三天，有希甚至连睡觉也顾不上地和朋友们见面。聊啊聊，甚至还哭了。不过，也因此才笑得出来。

这个时候不仅是有希，恩田快人也暂时回到了日本。

乐队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会有这样那样的人和事。这次录音工作期间和有希处于两个极端的人就是五十岚公太。上一次有希相当顺利地创作着『THE POWER SOURCE』，而五十岚却相反地敲不出有意境的节奏，所以他立即开始去健身房锻炼身体，花了一年时间来准备这次的录音工作。

五十岚也很担心有希找不回自己的状态这件事。

「有希，听了做好的录音带之后，昨天我在酒店哭出来了。歌词很好。所有都很好。曲子也很好。所以我都听出神了」

那是这次录音最开始的时候完成的「手紙をかくよ」。这次在伦敦的录音工作中，不知怎么的大家都变得很容易伤感。听了「手紙をかくよ」而哭了出来的，似乎不仅是五十岚而已。

「一听到有希的歌声，我就出神了」

这首歌灌录完之后，TAKUYA也说了这样的话。这种话之前也没听到过几次，所以这时听到了也没怎么觉得高兴。

而且成员们和工作人员们也是在「手紙をかくよ」完成的时候才呼的一声放心下来。大家里想着，没事的，到最后有希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只不过是片刻的安心。

2月8日 第二次到伦敦。在普拉达碰见了坂井真纪酱。

一起吃了意大利菜，并约好了在星期天一起喝茶。

还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因为在伦敦才会发生吗。

是个美丽的女子呢，真纪酱。

不知怎么的有点寂寞。好像在这里没有朋友。

这份思念该何去何从呢。

为什么会这么寂寞的啊。失落感，感觉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系。

独自一人。想哭又哭不出也睡不着不开心。

什么也做不了。谁来逗逗我笑吧。

2月9日 这种孤独感到底从何而来呢。

歌也不想唱，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别人才好。很困惑。

已经不行了。苦闷的时候唱苦闷的歌会好一点吗？

还是说不要勉强自己呢……？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搞错了某些决定性的道理。

光是怀念那些回不去的日子却什么也做不了。

这双手自己会动，好像不属于我自己似的。

2月17日 26岁。

我从心里决定在新的一年里，要和一个全新的自己开心快乐地一起生活下去。

有希想，不能让这样那样的事情阻碍自己前进。

不能唱出心中所想，让人十分焦急。

写不出歌词令人着急，只有各种无法释放的思绪在心中压抑着。

再次读回『THE POWER SOURCE』的歌词时，一想到这样的歌词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写出来，有希就陷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情。精力也渐渐消减。一切都变得十分悲观。纠缠不清的失望和焦躁感，不久就在有希的心中催生出了这无法忍受的孤独。

作出了欠缺思量的选择。从来到伦敦开始，有希、成员们和工作人员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既是指去年11月做了手术到现在一个月都还不到，也是指还没充分训练恢复好声音就离开了日本。而且，乐队的创作方式也在改变着。

要是以往会全部人都进入录音室，在进行细致的预制作过后才会过渡到正式录音，但这次曲子一写好就马上在录音室继续制作了。

全部的新曲都是TAKUYA去到伦敦后才开始写的。

在录音室里一边讨论一边继续制作写好的曲，这种创作方式也是考虑到了有希可能还不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嗓子。但是，遗憾的是这是错误的估计。

有希并不习惯这种创作方式。

这并不是好事，有希变得喜欢不上写出来的曲子了。

因为不能像以往那样唱出心中所想所以理解不到曲子的意境，又因为理解不了曲子的意境，歌词也写不出来。写不出歌词，也就喜欢不上曲子。那种想要唱歌的精力渐渐枯萎了。

最早是因为什么原因，她也已经越来越不清楚了。

虽然已经是再次回到伦敦，但好像也找不回曾经一度丧失的自信。

（还是不得不延期了。还是等时间过去吧。要是再等一等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回我以往的那种感觉的）

但是，现实却不能再等。

「有希，努力一点录完这一首吧」

总监土藏和经理柚上用了好一段时间才把回到伦敦的有希给说服了。没有录好单曲，录制的期限也早已过去。录影工作也要在伦敦进行。现在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已经到了不现在开始的话就会赶不上发行日期这样迫在眉睫的境地。

「我知道了。但是对不起。我打算之后的工作全部都回到日本来完成。只有单曲会在这里努力完成」

TAKUYA给有希听了曲子。

Dubidubibappa Dubidubibappappa——如果是这样的曲子，有希你会想唱吗？当TAKUYA这样说着弹起旋律唱给有希听的时候，有希确实感受到了一股冲动。

一股想要做音乐的欲望悄悄地沸腾着。

一头扎进接待室的沙发里，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想像着旋律。

「非常坚固的，战斗的时候使用的，用来保护的那种东西是什么来着？」

在一旁检查着机器的技术人员TAROU和TERU听到有希这样问，「啊，那个啊」，于是告诉了有希。

「是叫全金属外壳吧？」

「啊，是吗。真的哦。是金属外壳！」

我的怪兽跳了出来

将糖果话筒装在身上

用比金属外壳还响亮的声音

一边歌唱 一跃而上

自己重新激活了自己，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有希将自己的心愿写进了<用比金属外壳还响亮的声音>这句歌词中。

只因为有着“歌唱绝对是自己的天职”这种想法，有希才能够写成「Music Fighter」的歌词。